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改变世界的观念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陈永国 译



·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Felipe Fernandez-Armesto)，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历史与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系的成员，并且在欧洲和美国的几个研究机构中担任访问教授。

他的论著包括畅销书《千禧年》(Millennium, 1995)、《文明》(Civilization, 2000) 和《食物》(Food, 2001)。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工作还包括为国家性的报刊撰稿，例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为英国4频道节目《一个军火商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rms Dealer) 和BBC (英国广播公司) 2台的《亨利五世》(Henry V) 撰稿并担任解说；为BBC2台获得“托尼奖”(Tony Awards) 的系列片《舰队》(Armada) 撰稿；还亲自参与BBC电视台和美国CNN电视台根据他的畅销书《千禧年》所拍摄的10集同名电视系列片的制作，以及定期参加BBC电台4的时事节目《分析》(Analysis)。

译者简介

陈永国，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文学博士，曾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傅尔布莱特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以来发表专著《海勒》和《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詹姆逊》两部；论文有《互文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的文化政治》，以及在一些国外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主编项目包括：话语行动丛书、思想译丛、《福柯的面孔》、《尼采的幽灵》、《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现代性：基本读本》等；个人译著有《谋杀者的时代》、《游牧思想》、《作为修辞的叙事》、《德国悲剧的起源》；合译作品甚丰，其中《现代和现代主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美国思想史》等负责主译和全书通校。

策 划：一石文化

E-mail: company@isreadin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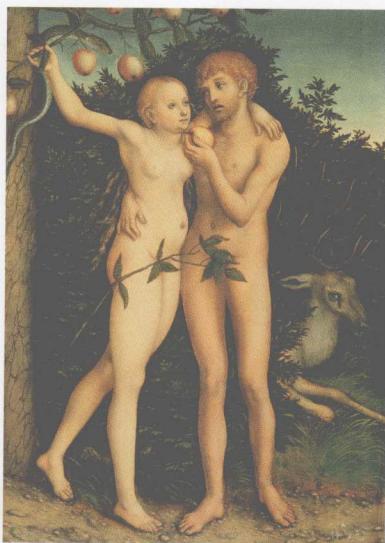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邵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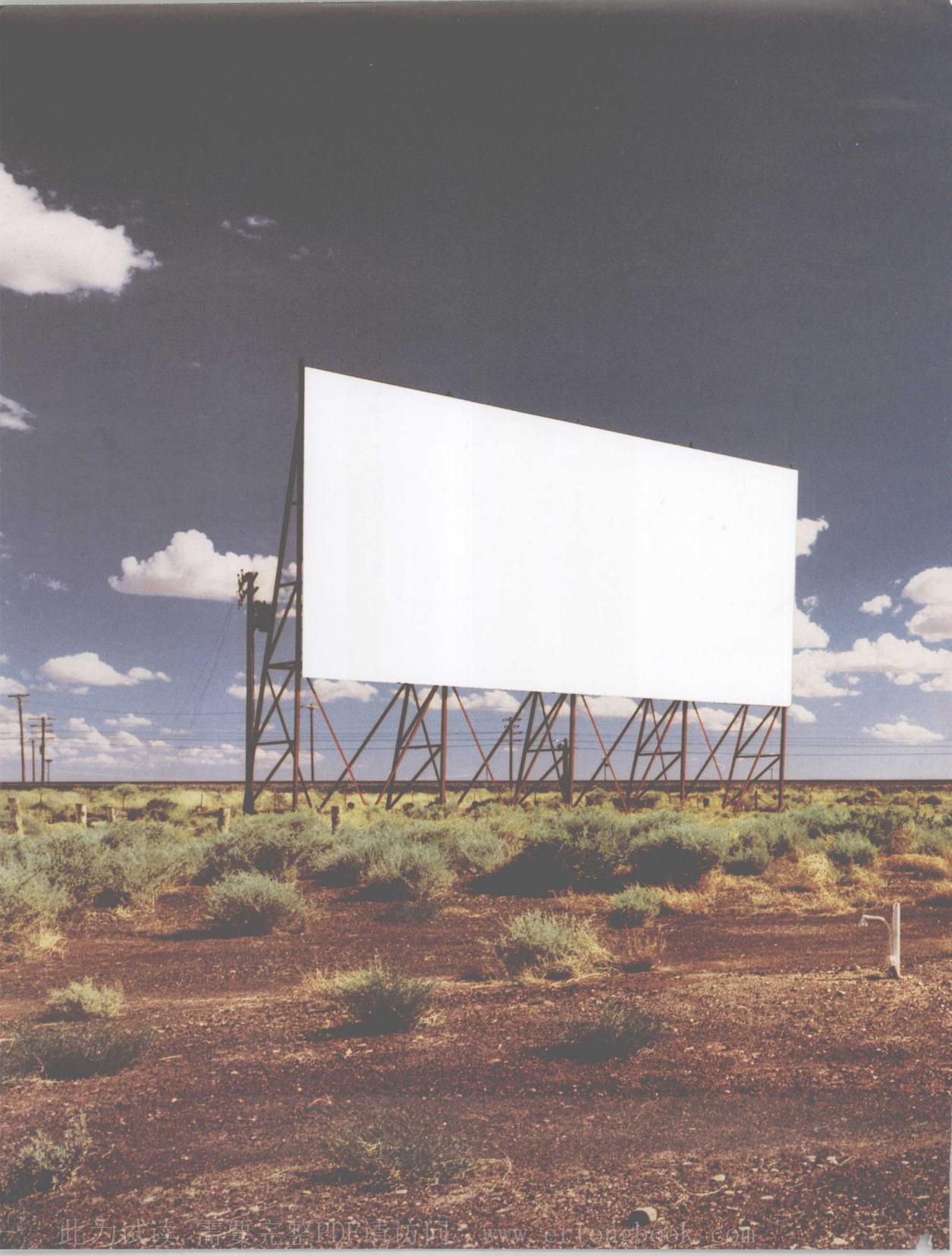
特约编辑：蒋华蔚/一石文化

张利雄/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陆智昌

改变世界的观念







改变世界的观念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著
陈永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世界的观念 / (英) 阿梅斯托 (Armesto, F.F.) 著; 陈永国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SBN 978-7-208-07018-9

I. 改… II. ①阿… ②陈… III. 观念—影响—社会发展
—研究 IV. B036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9902号



A Dorling Kindersley Book

www.dk.com

Original Title: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3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London

Text Copyright © 2003 Felipe Fernández - Armest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Copyright © 2007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策 划 一石文化

责任编辑 邵 敏

特约编辑 蒋华蔚 (一石文化) 张利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陆智昌

改变世界的观念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陈永国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 插页 4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7018-9/B.585

定价 98元

前言 6

1 狩猎精神 8

公元前30000—公元前10000年

挖掘远古观念 10

食人 12	家传 36
给我一个符号 14	取与吃 38
拨开迷雾 16	家事 40
隐蔽之物 18	画画这个 42
像鹰一样飞翔 20	观星 44
显灵之物 22	凡事见双 46
金钥匙 24	善与恶 48
但愿力…… 26	邪恶的魔法 50
没有骰子 28	动物魔法 52
不分昼夜 30	吃与喝 54
力量与恐惧 32	公平交易 56
随葬之物 34	

2 走出泥潭 58

公元前10000—公元前1000年

从定居到文明 60

淹鹿 62	神圣的陛下 82
风中文字 64	全球统治 84
伊甸园之外 66	结合 86
造物主 68	石头里的文字 88
工作的诅咒 70	黄金时代 90
上帝是女人 72	征服死亡 92
就像一个女人 74	审判日 94
没有慈悲 76	若承天意 96
写字 78	梦幻时间 98
看管人群 80	

3 说说琐罗亚斯德 100

公元前1000—公元0年

圣贤的时代 102

万有为一 104	良好的体液 134
真理之书 106	有德者 136
新的幻觉 108	高级猿 138
一切都在变 110	灵魂的回归 140
时间之箭 112	幸福至上 142
完美的理性 114	资本的观念 144
不是马 116	法制 146
人是尺子 118	最佳治理 148
数数 120	人的奴役 150
如果x, 那么y 122	哲学家—国王 152
物质重要 124	大虚空 154
粉碎的原子 126	思的力量 156
反对超自然界 128	只有一个造物主 158
无关紧要 130	
科学方法 132	上帝之爱 160

4 思考宗教 162

公元0—1400年

伟大信仰的兴起 164

大家庭 166

道成肉身 168

本质为一 170

上帝无偿的爱 172

启示之光 174

愚钝 176

被诅咒的时间 178

邪恶的世界 180

世界的中心 182

这是我的身体 184

还给恺撒 186

伊斯兰教 188

5 回归未来 212

1400—1800年

更新与启蒙 214

傻瓜的金子 216

小世界 218

太阳向我们走来 220

证明我之错 222

我思故我在 224

下落的苹果 226

看不见的力 228

小害虫 230

国家至上 232

人的博爱 234

万国之法 236

肮脏、残酷、短暂 238

天命 240

物价 242

紧缩银根 244

放任政策 246

工人联合 248

6 进步的幻想 282

1800—1900年

19世纪的挫折 284

我的国家 286

玩偶之家 288

极端乐观主义 290

阶级斗争 292

至善 294

第三条道路 296

少即多 298

恐怖的氛围 300

权力意志 302

英雄的特征 304

兄弟最了解 306

只说不 308

借助他法 310

主人道德 312

战争是有益的 314

选中的受害者 316

天生低贱 318

牙与爪 320

优生 322

无神论信仰 324

计算器 326

“主人种族” 328

不列颠统治 330

东西相遇 332

亚洲的复兴 334

美国梦 336

显然的命运 338

怪爱博士 340

7 不确定的时代 342

1900—2000年

恢复混沌 344

扭曲的宇宙 346

不确定性 348

混沌论 350

常识 352

他们自己的条件 354

入眠者 356

小小人类 358

回归基础 360

多元之路 362

棍中斧 364

致富的消费 366

更好的世界 368

坚实的基础 370

自由之路 372

黑即美 374

走出非洲 376

大链条 378

智力测验 380

寂静的春天 382

速讲 384

大撒旦 386

地球村 388

译后记 390

索引 392

致谢 399

目 录



前言

有关历史的最大问题是：“它是怎样发生的？”当把我们自己与其他动物相比较时，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的过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与人类群体发生的动荡和革命相比，动物的生活方式相对没有什么变化。

哪怕最复杂的非人类社会在结构上也是持续一致的、稳定的，甚至停滞不变的。就我们所知，狒狒、蚂蚁和大象等物种的关系类型自最初出现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在物种的出现与灭绝之间几乎没有群体现象上的不同。当“动物世界”的确发生变化时，我们认为我们明白这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进化是引擎，生态关系是框架。但对人类来说，社会、技术和艺术变化的速度要比进化的脚步快得多，令人眼花缭乱。

有关历史如何发生的理论相互矛盾，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比如，历史可以是服从于一些控制变化的规律，如阶级斗争或进步。或者历史可能是一种我们所看不见的复杂结构，其中所有事件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就如脊柱的脊骨结构一样。历史也可能是由某种综合性机制所决定的，如经济情况或人口统计状况。历史或有其自身的推动力——带着字母H的历史（History）——一股奇特的力或“世界精神”（见第26页）。历史或许由神力所操纵，因为需要一种更加世俗化的解释。抑或任何解释都于事无补——历史纯然是一个混乱系统，事物于其中随意发生。

本书采取一种不同的路径。下面各章所讲的首先是在头脑中发生的历史：由观念推动的历史。这或许能说明我们人类记录中为什么充满了变

化。就我们所知，与其他物种相比，我们具有无比复杂的思维机制。新思想是破坏稳定的，甚至是危险的。新思想打破现存的事物状态，提出不同于现状的其他可能性。想象确实不是人类特有的财产，但似乎只有人类的想象才是独一无二地丰富的。我们想象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新未来。我认为大多数历史变化都源于人大脑中的观念，而观念至少与物资紧缺、经济需要、环境制约，以及人们提出的所有其他决定条件一样，都是推动变化的有力因素。

承认观念是变化之源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观念之源？如果人这种动物真的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大脑，那么原因在哪里呢？除了诉诸于进化或神力，我们目前没有别的方法来回答历史范畴之外的那些问题，甚至带几分元史学（meta-history）——反思自身的历史的问题，而这是最具雄心的历史学家们所实践的，也是邀请本书读者参与的。此外，观念的影响有时不像物质力量的作用那样明显可见：一些通过产生可见的效果直接改变了世界；另一些则通过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间接地改变了世界（这具有更深远的重要意义）。

本书讲的是曾创造了这两种变化的那些观念。对于每一种观念，我不但尝试去说它究竟是什么，而且要说它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显示它的影响的，所以，本书通篇讲述的便是每一种观念的起源、背景、特征和重要性。我尽力使这个浓缩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蜿蜒的泉水，而不像是强塞进来的填料。

一般来说，观念的构造能力——其影响乃至

重塑世界的力量——应该出现在本书所及的范围之内，包括目录中所列的各项和观念的分组方式中。所以，这是一本目录书——知识分子通常不屑一顾的那种体裁，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它论点鲜明。本书的主题是形成了时至今日这个世界的那些观念。因此，在我所涉及的西方文明的兴起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把其观念传遍了全世界的这些时期中，西方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我努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Westo-centrism)——如果有这样一个词的话，把源自其他地方的许多观念也包括了进来。

就思想史而言，我确信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成规，反思一个令人惊异的但一般未得到公认的事实：今天大多重要的观念都源自古代。许多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就产生于人们的头脑中的，因而只能对其进行考古学挖掘，或根据鲜见的现存古代艺术品重新想象。大部分观念的历史始于古希腊，或至多产生于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这种说法是双重误导，首先因为这把西方传统捧到了歪曲事实的地步，其次因为这漏掉了故事最长的一个时期。通读此书的读者将发现，当讲到希腊哲人的思想时，本书已经翻过了四分之一。另一个有价值的篇章专门用来讲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的观念。对现代人来说，承认他们思想当中有许多部分在很久之前就已有所预示，而附加

于我们基础思想装备之上的现代性又是那么少，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局限性：书中的观念完全出于个人的选择。或有些冗长令读者厌烦，或有些收录令读者不快，笔者为此专负其责。除了出版者最初为本书构想的两个标准，即观念的主要影响和实用性外，我尽力坚持着两个更进一步的标准。首先，我所理解的观念是纯粹的精神活动。我没有收入运动、发明、发现或发生于头脑之外的任何其他事件。其次，我试图专注于构成预想大图景新方式的那些观念，这些大图景关乎人类、宇宙，甚或其他先验的世界等，否则，任何书都不可能存在。如果讨论的是人们所做的以观念为发端的每一件事情，那么要收入的观念将无穷无尽。比如，人们往往愿意把由观念开始的伟大技术创新包括进来，但它们恰恰是作为发明而显示出巨大影响的，而不是作为思想。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狩猎精神

公元前30000—公元前10000年

1

挖掘远古观念

一些最优秀的思想产生于远古时期。在产生于近代仍然影响到今天的那些观念，或曾有过最深远的影响——几乎触及到所有人，波及大多数时代的观念中，有最早被表达过的思想。但大多数思想史都忽略了它们。有关这个主题的书通常都从晚些时候开始，最早始于书写的发明，或始于公元前1000年中伟大的哲人时代。由此我们远古祖先的观念便被遗漏了。

对此人们有三个理由，而且都是糟糕的理由。首先，人们假设唯一可知的观念就是有文字记录的观念。但大多数社会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对口传历史这一传统的重视都远远超过了书面历史。它们的思想是以其他方式刻写的——留存于物质文化的碎片中，让考古学家们去挖掘出土，或深深埋藏在现代人头脑的深处，以备心理学家挖掘，或经由传统社会留传下来，人类学家们得以不时地把这些思想引导出来。

其次，一种错误的偏见认为，在“原始人”或“野蛮人”的头脑中没有值得称作观念的东西，因为他们或深陷“前逻辑”思维的泥潭，或受巫术的索绊，或为神话所蒙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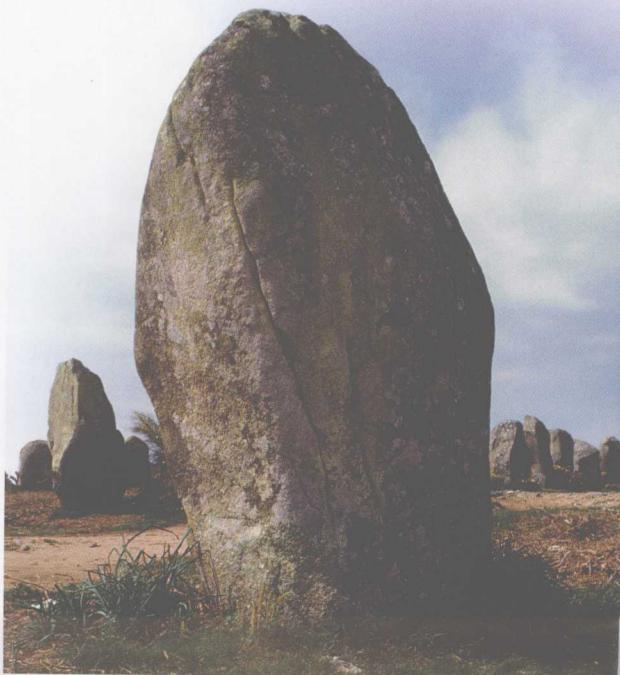
第三，甚至对我们的祖先进行的一些没有轻视偏见的探讨也往往受有关进步的观念所误导。根据这种学说，最优秀的思想也就是最新的思想，所以可以满有理由地把以前的资料搁置一旁了。在理论上，没有理由说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不应该具有预见我们自己思想的观念。自三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消失以来，人类大脑功能就没有发生什么已知的变化，而通过大量计算，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平均比我们的大脑还大一点；在比那个时期还要长许多的时期里，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智力发生过任何变化。也许有过那么一个时代——更早以前的一个时代——那时的生活“贫穷、肮脏、残忍和短暂”，原始人类还只是无暇反思的拾荒者。但过了数十万年之后，就我们所知，所有人都成了狩猎者和采集者。他们许多人都曾尽享“石器时代的富足”：丰富的猎物、高级的营养，大多数农业社会所无法



早期的燧石箭头

通过学习把燧石制成锋刃，早期人类能够制作建造掩体和准备食物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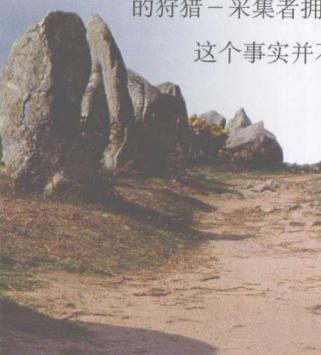
比拟的漫长的休闲，还有充裕的时间观察和思考自然界。这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成就中幡然可见。和所有有趣的笑话一样，流行的卡通系列剧《燧石》中含有一个事实真相的内核。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把现代人追溯到四万年之前。“穴居人”实际上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他们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思想。

人类学有助于阐释残存的物质。严格说来，原始人并不存在：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星球上呆了同样长的时间，所有我们的祖先都在同样长的时间以前进化成可辨认的人类。只不过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的思想更原初罢了。这不是必然指更简单化或更不科学的思想，只不过指更早出现的思想而已。与他们最早的传统紧密联系的社会，最有可能保留他们最古老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用考古学的发现与当今世界上幸存的最传统社会的实据作核对，他们仍然仅靠狩猎和采集生存。今天的狩猎—采集者拥有某种观念，

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具有类似文化的

史前巨石纪念碑

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的卡赫纳(Carnac)拥有欧洲最大的列石群(Standing Stones)(共3000多块)。这些巨石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其布局证明了它是按照一个系统的思想规划设计的。



物证

诸如这些古埃及花瓶等物质文化为早期人类大脑是如何思考的，提供了线索。

人们在数十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占先于他们拥有某种观念。但它却增大了可能性，有助于搞清考古学的证据的意义。

由大量的考古挖掘出土的物质文化为精神行为提供了真实线索。通过观察食物、衣着和家庭装饰，你可以对一个民族的宗教、道德、政治或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进行有见识的推断。任何其他证据都不如书面证据可靠，所以那些发生在书

写发明之前的如此漫长的历史，只能成为一种不可挽回的过去。不管怎样在残片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小心应用已有的证据，来澄清文字出现之前的思想。

本章中所涉及的观念最早出现在最先前的时代，那是我们希望能够重构或者令人信服地设想的最早的过去。这些观念难以重获，不仅因为证据不足，也因为观念的性质是难以捉摸的。很难把观念与直觉区别开来。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进行相当清楚的区分：观念产生于头脑，直觉“已经”存在——天生的或推测是通过进化而建立的。

与人类共存最久远的一些观念完全可能是以这些方式之一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才是，以免错把直觉当作观念。

食人

同类相食的观念

人类思想的一些最早证据见于一场食人宴的残屑之中，那是发生在近五十万年前。在中国周口店的一个洞穴里，食人者劈开骨头，吸食骨髓。但这种食人宴却不仅仅是为了身体营养。这些食人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取出或许还吃了受害者的脑袋。

我们已经学会戒除食人的恶习，将其看作是对同类的背叛；一种低于人类的野蛮行为。然而，证据所表明的恰恰相反：食

人的习惯是具有代表性的——你几乎可说成是独特的——人类的和文化的行为。每一个文明的废墟中都能看到被折断和被吮吸过的人骨。任何其他一种哺乳动物都没有像人那样有规律地、那样大规模地实践嗜食同类：事实上，其他动物都试图避免这种行为，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这暗示我们的祖先并不是“自然”养成这种习惯的：他们一定思考过了。

现代人类学搜集的食人证据表明，食人者吃人有时是需要营养，为了度过饥荒，或为了补充食物中蛋白质的缺乏。然而绝大多数情况是出于精神的或心理的、审美的或社会的更具思考意味的考虑：自我转化，擅取权力，或者将食人者与被食者之间关系仪式化。对巴布亚-阿洛凯瓦族人来说，食人是为了补偿失去的武士而“捕捉灵魂”的一种方式。

新几内亚的华（Hua）族人吃掉死者是为了保存“努”（Nu）——一种他们以为自然界不能再产生的生命液体。也是住在新几内亚高地的吉米族妇女吃掉死去的男性族人是为了保证生殖力的延续和发展男性——比如生男孩。这种情况广见于世界各地。发生于战争时期的食人现象通常成了征服战败者的一种象征性行为，这被认为再正常不过。或者，人肉就被看作是上帝的食物，食人也就成了一种神交仪式。

那么，“智人”（*Homo sapiens*, 现代人的学名——译注）出现之前的数十万年中已知最



物证

一块有二万年历史的人类股骨，骨髓已被抽取，证明了早期人类的食人行为。

锅中物

西方人认为食人是“其他”民族所为。事实上，每一种文化的人们都在一定时期有过食人的习性。





新几内亚的仪式用盾。

“我们不应该让一个男人腐烂！我们怜悯他！来吧，这样你就不会在地上烂掉：让你的身体在我的体内融化吧！”

——新几内亚的吉米族（Gimi）妇女在吃死去的男性族人时通常喊道。

早的食人者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推断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所有食人本性而言，可以假定这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权宜之计，或一种饥饿或贪食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于一种观念的仪式行为：试图达到一种想象的不可估量的效果。如果周口店人与后来的食人者一样，发明了食人仪式来影响自己、增进力量，或改变他们本性，那么，他们就开启了一次思想领域的大胆冒险。

延伸读物

F. Lestringant的*Cannibalism* (2000) 是最好的一部通史。
P. R. Sanday's *Divine Hunger* (1986) 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食人行为的逻辑。
M. Harris's *Cannibals and Kings* (1968) 是一部唯物主义简化论的经典之作内容有误但却有启发性。



给我一个符号



史前符号

法国洛塞地区(Lorthet)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一片碎骨上有菱形图，是记载下来的符号中最早例证之一。

延伸读物

W.V.Quiine的*The Roots of Reference*(1973)是对符号的任意性进行的哲学探讨。C.Jung在*Man and his Symbols*(1961)中的文章是一篇心理学经典文献，认为符号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产物。J.T.Bonner的*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in Animals*(1980), S.Walker的*Animal Thought*(1983)是论述手势和语言之进化来龙去脉的先驱之作。S.Pinker的*The Language Instinct*(1994)精辟地介绍了现代有关这个主题的学术研究。

记号的观念

一物能够表示另一物，这看起来有点怪。假设符号产生于这样一种意识：有些事件可以从另一些事件中获得提示。语言也许是人所发明的第一个符号系统：关于手势或说讲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或代码，而不必明显地相似于所指的物。

有关第一种语言出现的日期在现代众说纷纭，主要围绕不同原始人种和亚人种的发声能力——下巴和硬腭的构造而进行的毫不相关的争论，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易于取得的语言种类，而不影响一般而言的语言的可行性。无论如何，能否把语言归类为一种“观念”是可疑的。一种有说话能力的意识是思想吗？我们能“天生”拥有语言吗？语言是我们祖先胡乱捏造的吗？我们可能有一种“语言本能”。虽然在现实生活

中还没有发现一个杜利特尔博士来掌握这个领域，

但一些非人类动物也拥有相似的功能则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一些黑猩猩学习英文的速度比任何人类学者学习动物语言的速度要快。

符号的成就

通过旗语等抽象手势传达信息不是本能的，而是意识思维的结果。

系统使用代表性符号的最早证据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较晚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这一点几乎是无误的。二万到三万年前制作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表明一种由手势和身体姿势构成的专门词汇已经反复出现。此外，它们还常常含有注释：看起来像是数字、点或结以及一些常用标记，这些已经无法再

